



山先生文集

三十四之六

〇十四

和6
1599
14



和6
1339
14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目錄

問對四

示恕靖百問上 五十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示感誠百問上 五十四
問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四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問對四

示怒靖百問上

三正之風雷弗迷雷風必變

聞烈風雷雨弗迷者帝舜也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其度量絕人如此歟敬天之怒如彼歟蓋其所以弗迷所以必變想夫有其故也書生常讀經傳而所講習者也欲聞其弗迷與必變之異同

三皇五帝

國子先生論曰周禮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史職也故孔安國尚書序所謂三墳五典及倚相所讀蓋亦是歟秦固近古其博士議上號則援古之秦皇等始稱曰皇帝然則有皇又有帝也久矣仲尼贊易作係詞唯稱包犧神農黃帝堯帝舜而不數三五之號至於胡五峯直斷以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据係詞爲之徵焉且不稱三皇何也古曰皇不曰帝曰帝不曰皇夏商周曰王不曰皇又不曰帝呂政獨稱皇帝至漢不改然則皇與帝與王

有之在古久矣昭晰也逐槐黃者若探三五號之題援周禮歟据係詞歟請試言之是以豫論如此以爲奈何

堯舉舜

明經博士告于大學生曰堯之疇咨群臣則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且稱其孝帝曰予聞如何於是遂薦舜其掌勅揚及陋時既知有舜故及師錫乃曰予聞然則帝之知舜而聞其孝也早矣既知之盍速登庸哉而汎問之疇咨之不亦緩乎若

其僉曰俞不有之竟不舉舜乎若知而又問則與不知何異哉學者可有辯也願聞其說

鯀殛死禹嗣興

聞鯀則殛死禹則嗣興是唐虞之公道也雖然禹何不悲且怨哉向使堯殛瞽叟則舜亦如禹歟舜不以天下換其父者孟軻與桃應既早辯明焉不為如禹而已若在尋常言之禹有不共戴天之仇然不可為也則豈以君為仇乎臣子之悲不可已也是義之勝恩也雖然武王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孟軻亦曰寇讎何服之有是臣果不得仇於君耶果得耶鯀有罪當殛禹何得救之乎是公之勝私也後世楚子南之子唐李懷光之子在君父之間雖欲彌縫而不可得也則竟以身殉焉誠是人倫之變而難處者也舜禹不可及則人何曰學聖人歟願聞暴白禹情於今日也爾曹何不言之

武王聘夷齊

問聖人以一物不獲其所為耻為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可謂不獲其所故為武王惜之當時在位

之太公周召未嘗有言及夷齊也不翅獨武王
而巳側席幽人聘問巖穴則雖後世有爲之主猶
聞有之而况武王乎夫十亂之列于周行也宜舉
首陽餓夫于王朝而王亦盡禮以聘之可也奚用
不舉不救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止哉子陵尚
不受諫議大夫之職則劉卽禮未盡故歟而况夷
齊乎薛敬軒曰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嗚呼
命矣哉今惟不以爲命也別有所議乎否此事在
王直中辯外欲聞其故

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曰至靜而天地之
心可見矣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際見天地之心伊
川曰動而見天地之心此三說孰從焉晉人推弼
以爲玄學晦庵謂以老莊旨解周易此貶弼也而
楊萬里與晦庵有交際相往來其論易注有云王
弼之精微伊川之至到我未窺其藩籬也此以弼
不爲不可也至於與程子並稱則萬里意與晦庵
不同然逮晦菴作本義而不取王不據程乃引康

節詩以解之庶幾欲聞三說與本義之用捨有在也

獄訟

訟也久矣先夫之易六十四卦並列則伏羲既畫訟卦其餘象有抗獄之意而寓焉雖放勳之朝廷不能無鬪訟堯之子不肖獄訟者之舜舜之子亦不肖獄訟者之禹夫有訟也久矣夫子曰必使無訟乎說者皆以為夫子為政則實不可有訟也讀論語大學者各無異論援虞芮質成爲無訟之證

雖然召伯受文王之命其德化盛行于南國所懲於棠陰則不可謂必無之耶近時見梅林臆見則謂必不可使無訟乎雖聖人何必使不有訟乎聞之而無私而已未知此說果奈何

伊尹放太甲

或問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臣可放君乎陳繼儒云放當作教蓋古文放教相肖傳寫之誤也太甲不順故尹教誡之于桐而後使順於道雖然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放之則此言宜矣若教

之則此言不且耶不知謂何

傳說無父母

或問高宗夢帝賚良粥於是物色普世之果得傳說說之父母未之聞也方高宗夢寐之時降自天若不然則說之所生奚自不有夢見之時說之所居奚自此信疑相半者乎朱文公作楚詞辨證嘗及此事後世人降自天未嘗有也傳說獨何哉

管仲

有笑于列者曰聖人之自言有矛盾也老學曰何

哉見矧曰管仲器小故奢而不知禮誠是霸者之談所不容於聖人之門牆也雖然它曰有微管之嘆許其仁此非笑哈之也疑而惑矣未有仁而奢者未有仁而不知禮者未有小器之爲仁也說者於是不得其解遂言是仁之事也功也不言其德蓋不得默止而至此歟彼若爲仁則桓公亦爲仁歟未聞霸者之不假仁義也請就老學以正之

晏嬰

愚聞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卮谿之田晏嬰不可景

公感焉雖嬰以其君顯然孟子所不願也以此乎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其不可居給
之卦且以儒爲不可用則所謂善交者焉在哉久
而敬者復焉在哉蒙竊迷矣願先生之擊吾蒙啓
我迷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武人問文士曰孔子行三軍時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孟施舍之好勇也無懼而已於行軍臨敵也懼
則不有勇矣施力戰而勝何懼之有疑謀勿成謀

及卿士及庶人則聖賢雖尋常必不能無謀及於
兵法孫吳素有謀筭其際不能無譎竒者是兵之
術而所以克敵也聖人之所懼與施之無懼聖人
之好謀與孫吳之謀筭願聞其異同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組練問逢掖曰靈公問陣于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湯武之征伐
其所常言也大司馬之法其所恒聞也師卦之贊
其所自述也江漢常武之詩其所常詠也春秋之

戰陣其所自筆也不與暴虎憑河者所以誠仲由也此等類不罕言者猶多而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何哉况又在夾谷之會其身自爲之乎請聞其所以對靈公之故

典謨訓誥誓命

晁家即問濟南女子曰典謨訓誥誓命者書之體也加以貢歌征範之類乎而大禹謨有誓于師之詞益稷本謨也有舜與咎繇歌五子之歌亦有訓詞說命亦有誥詞金縢本訓也有冊祝之詞其錯

雜如此何哉其餘篇篇有不題名者或可以爲訓可以爲誥乎或可以爲命乎抑不可以題名乎讀書者欲知其心則先須知其名知其名與知其字義豈二理哉此書即是聖人之心畫也何其體名之錯綜而不一哉

風賦比興雅頌

訓詁儒者問于詩人曰大序曰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周禮謂之六詩則可以爲六體歟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宋王荀况以來詞人才子

作賦者歷代不乏人矣。至比興之篇，未嘗聞有焉。然則比興乃其義而非其體，歟。賦唯何其為體哉。雖朱文公有三經三編之說，然若溪復云：風不國，風雅不大小雅，頌不周曾商，何哉。且毛公之傳自漢以後久矣，其傳唯言興，不言賦比，是亦不能無疑也。

獲麟

竇餅家問於太官厨曰：春秋之經，聖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有癖者以為妖妄，其實麟出非其時，且

失其應所感而起筆，則所絕筆為終也。雖然，如胡文定公之說，亦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與聖筆成而麟來，并按焉，則不以為妖妄。願大官厨炊經史，使餅家小人，掌君子之義，挂腐儒之勝，惟幸。

龍脯

朱泚漫問於詹尹曰：乾卦之取象于龍也，或潛或飛，或伏或見，能小能大，能長能短，其變化之靈不可測也。故譬諸聖人之有乾德，此豈與尋常之鱗族可為之比者哉。然秦龍氏擾畜之，卒至于脯之。

向所云龍與此豢而脯之者一歟不一歟雷列多
雷列人捕而脯之何以其龍雷之為脯豢脩胸哉
震為雷亦易云爾

意必固我

或問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夫意者心之
所發也愚夫愚婦之心與聖人同一理也奚絕意
乎誠而已聖人必乎正名必乎使無訟必乎聖也
奚絕必乎聖人利于貞固又擇善而固執奚絕固
乎我躬也身也所以載此道也萬物備於我知我

者其唯天乎奚絕我乎夫以有為無則異端之辨
也以曲為直則從衡之說也混虛實合奇正則兵
家之術也譬諸問者之設言而聞鐘鳴也度乎於
朱註乎於漢唐傳疏乎於后學之議乎絕四之義
之解吾惑也

顏子亞聖

或問曰先儒有云顏子亞聖也又云顏子去聖人
毫髮間也至其白髮年如而立乎天若假年于顏
子乃及六七十則如耳頃如不踰矩乎縱使不短

命果不及仲尼乎先儒又云孔顏一體其所爲一
何哉雖其老矣終若不及仲尼則不可謂一體乎
而立年若與白髮年可以異亦不可謂一體乎然
則果唯亞聖歟

參賜一貫

或問曰聖門聞一貫唯曾子子貢而已曾子既曰
唯逮于門人之問而以忠恕答之子貢不稱唯又
無人問之則不有答焉此其所記有詳畧乎其時
若有人問何謂也則子貢亦有所答焉不知曰忠

恕歟曰何事歟抑又曰性與天道歟

天下心理

關黨童子不隅坐問一老儒曰童子何知雖然請
試言之或曰性即理也或曰心即理也或曰理貫
萬事而具一心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者
性也即是理也顏子之心不違仁不違仁者性也
即是理也聖言既云心又云如此則心與理何無
分乎命性道教元是一也故中庸天命不句乃云
喜怒發與未發即是不外乎心也心也者即是理

也若謂理負萬事而在一心則是似分旌心與理以爲二也此心此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也願聞心與理之同不同也

理氣

童子出自互鄉來問曰四端出于理七情出于氣然喜怒發中節者何不出于理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不出于氣乎果是理本善而氣本有清濁乎天下無理外之物是先儒之格言也清與濁果是理內歟理外歟又曰心統性情元是一心也若

果是四端發自理七情發自氣還是二心也歟請聞理氣之辯近代儒者云理者氣之條理也氣者理之運用也果是可乎不可乎

孟子說仁義

仲尼曰仁不曰義曰義不曰仁未嘗有并言焉前乎仲尼之聖賢言語亦未有并言仁義者仲尼繫易唯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耳至于孟軻開口每稱仁義何也仲尼時人知仁中有義義中有仁歟孟子時戰國人唯趨功利而不仁不義耶欲聞孔

孟所言之歸于一揆

仁之至義之盡

何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程子竭頌曰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二者不可得而兼也孰取孰捨哉釣是義而不網是仁歟弋是義而不射宿是仁歟見牛而不忍者仁而以羊易之者義歟若欲放生者卒至於以麩餅代犧牲豈仁之至哉欲殺可用者數罟入池不擇離雉豈義之盡哉然則仁義果一乎不一乎何謂至與盡也

周孔之過

嘗有疑於過字夫湯王之改而不吝伯王之欲寡子淵之不貳仲尼之勿憚改皆昭晰矣而曰昭公知禮則自稱其過他日又有人問之則答曰昭公知禮否然則何貳也又一人或有問之則復答曰昭公知禮否然則何不改也由是想之仲尼之過與常人之過不同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周孔之過可改乎可貳乎如何如何

聖人有所不知

天下古今期知于聖人而止矣聖人無所不知之故也而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又曰吾有知乎無知也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其所知至於何所其不知至於何所耶想其所至之有所宜至者耶當有所可止之處知之所止不知之所止蓋告于我今學者之致知亦是學聖人聖人雖生知亦復致其知歟蓋告于我

秦風

詩叙十五國風而不叙荆楚何哉楚本蠻也故不

叙之則秦本戎也何與秦而不與楚哉况又孺子滄浪之歌接與鳳兮之歌列之國風則未易優劣乎夫子所刪歟抑亦天子採詩之官吏所不到乎遺逸乎

秦誓

書終于秦誓者聖人見天下之勢在秦故編之於周書之末以示有繼周者可爲秦此說知數者之所言歟聖人本知時勢然其答子張十世可知乎之間唯言既往之常而不言勢若拘泥則近于識

緯歟識非經也矣足言也如何

牛耕

辟草萊任土地者問老農曰古耕者力耕乎牛耕乎經傳言耕多矣用牛未嘗聞之也沮溺耦而耕說者曰兩人并力舉耜也周書周易唯任重致遠之事於牛而言之周禮牛人亦謂駕車任載犧牲庖割之事而不言耕也然則秦漢已後有牛耕乎抑又趙趙治田之時始有之乎

騎戰

奚官問騎士曰古駕馬則必用車吉行凶行皆然經傳所稱不一言車該馬言馬該車未有獨騎者也論語雖兒童所常誦習之書也孟之反策其馬亦是其戰車所駕也有馬者借人而乘之亦是試之欲不駭千車也獨六韜車戰騎戰分而為二則知彼戰國之書後人之所偽作而非太公之書也況於其言語文勢真非成周之書乎然則單乘馬則起自七雄之時乎

千乘

經傳稱千乘之國者往往有之馬融謂千成之地
蓋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咸謂井田方里為井十
井為乘蓋百里之國何晏解論語兼存二說不能
一決又於兵法言之則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即是六軍之
數也欲知聖人心先讀其書欲知其書先見其解
莫聞千乘貢賦之說

禘

禮及論語暨春秋所謂禘各有說矣禘大祭也凡

大事祭祀是歟五年一禘是序昭穆歟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帝嚳是祭天子圓丘歟不王不禘是祭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而配之歟自既灌以牲
孔子不欲觀之者指處果何哉漢儒以為序昭穆
朱子據趙匡說以為不王不禘之禘然諸書所謂
之祭祀有異義則請使初學獲聞其說

孝經

曾子性至孝故孔子為之說孝遂作孝經孟子稱
事親如曾子可也其孝昭昭矣身體不傷於其啓

手足而見之諫父爲孝於其事禘祭以禮而見之
日用三牲之訓於其分之孝能養而見之配天嚴
父宗祀明堂於其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見之不敬
其父不愛其子而敬人之父愛人之子謂之悖德
悖禮於其攻異端爲害墨氏兼愛而見之其餘與
他經聖語相符合者徃徃有之且章未引詩引書
以結上文者禮經諸篇多此文法然則孔子之語
曾子之撰不可疑乎孔安國傳行于世久矣馬氏
效之撰忠經鄭氏慕之著女孝經且聞夫子曰我

行在孝經故古來列之于六經未有異論獨朱文
公以爲漢儒所傳會遂作刊誤夫生乎千載之下
而議千載之前有所考而然也歟如何

小學

朱子小學書對大學而作也胡元明儒許魯齋讀
之曰敬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可謂格言然有人
曰今書所載古今嘉言善行所謂行也大學致知
格物所謂知也雖知行合一而不知則不行故先
知而後行則小學大學前後無序歟又所云禮樂

射御書數是藝也仲丘嘗稱志於道擬於德依於
仁游於藝藝者在道德仁之終則小學大學始終
亦其序不同歟吾子常慕新安之風願聞其辨

太極

近思錄者考亭東萊二先生所精撰也開卷而首
載太極圖說讀未已或有疑之者有言此周子所
自悟而作歟抑又有所受而後授于二程歟二程
平生不有一語及此書何哉所謂無極而太極或
以無極為太虛寥廓以太極為元氣或以未有始

未有夫始者為無極以太初為太極或以無極二
字為出自老子以太極為太氣獨考亭之所說不
然此二句唯是謂無形而有理度乎欲聞其詳

邵子易學

漁者問樵者曰吾與汝所問對久矣伊川翁託之
著一書以為號不亦饒舌乎此翁能知易故以數
學鳴錐二程所推遷也雖然世稱此翁之易學出
自陳希夷希夷聞之于麻衣道者麻衣道者聞之
于山中白髮僧惟夫歷漢唐百千載之遠而若于

儒者不知之，一沙門知之，何也？彼先天之易，不止於周孔，足跡直登伏犧頂領者乎？果然耶？非耶？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大舜所告禹也。共是大聖也。聖之告聖如此，則聖人有所謂兩心歟？何以分人心道心哉？若以為天下後世衆人之訓戒，姑就其善不善而分之，言之，奚用不曰：人心惟不善，人心惟危，而曰：危乎？奚用不曰：道心惟善，道心惟真，而曰：微乎？新安九峯之謬解，人皆常談也。若有新得者，勿

為鞫固惟幸

鑿智私智

智也者，一也。舜之好問也，仲尼之學而不厭也，亦大乎。而孟子惡乎鑿智，程子惡乎私智。夫性唯有五常之智，何有他智歟？然則鑿之與私，非性也。奚自出哉？五常之智，三達德之智，即是舜與仲尼之智也。而有鑿有私，何哉？噫！請之在茲。

簡狄姜嫄

簡狄之吞鳥卵也，生契乎？姜嫄之履足，拇也，生棄

乎說詩者以為感生之禍也而豈不流于恠乎夫以如嬪之貴而遽得遺物即吞之俄逢巨竄即踐之殆非人情也古者婦人出入有保傅侍婢而相從况於元妃夫人乎不克無疑焉此說取毛乎取鄭乎

周八士

周有八士解者曰四乳生八子皆為士則姬周氣運全盛文明之祥歟何其同胞多士濟濟哉稱天倫之叙而曰伯仲叔季皆由是歟世之云雙生曰

孿子往往有之然四乳八子除此未嘗有也以爲寶乎抑不寶乎且云成王時或云宣王時爾來數千載未聞如是之祥何哉

四凶

知人者誥也仲尼之視觀察孟子之見其眸子豈逃哉四凶之在唐廷也帝不知之則不誥乎知而用之則險也不早退之則怠也彼包惡藏禍佞嬪貪濫不能逃帝之目何故遺四凶以畀于舜乎然舜之誅四凶在書與孟子皆云爾獨左氏謂堯舜

鯀于羽山一凶已如此則三凶之誅亦在堯時乎
願聞所其適從

不取同姓

按子長之書堯舜共出自黃帝尋其世系則堯者
舜之從高祖也娶其從高祖二女娥皇女英自後
世見之則非魯昭公娶于吳歟惟相似也禮不取
同姓若是周制歟與舜不告父母而娶亦是相似
也又是周制歟唐虞時未備乎世傳伏羲女媧乃
兄妹而為夫婦夫婦之道於是乎肇矣乾父坤母

其原始一人也分爲十百千萬則其初何有同姓
異姓之差哉遠古之事不詳乎否

堯水湯旱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乎洪水橫流堯舉舜治之舜
又使益與禹治之說者曰天下未乎者洪荒之世
民害多矣夫開關以來不知幾億萬歲何以堯時
爲洪荒乎不能不疑之世稱此世九年洪水謂此
歟水道不平而然乎淫雨連累年月而然乎亦是
不能不疑之近代有用智之天子有云九潦八旱

蓋堯治世殆乎百年之間天有淫雨鮮尤少而隔
年以筭之僅僅九年而已湯即位治世之間不雨
亦如此未必有連每年而為大水為大旱也以為
奈何

周公

姬且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於是越裳氏重譯來貢曰天之無烈風霽
雨海之不揚波于今三年想中國有聖人出故來
歎蓋周公之德克協于洪範休徵者歟越裳自遠

方來則近者可知也夫堯潦湯旱不若五風十雨
何哉雖然公之所能者天也未能之者在人乎管
蔡之與公不為第三間也殷民之猶為周豕也所
未能者人乎姬誦之疑公也大風拔木偃禾及其
疑解也反風禾起其所能者天也願聞聖人於天
人之理

性

子襟與弱冠相語曰韋編之翼不云乎一陰一陽
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故子思曰天命

謂之性。孟子曰：性善。又曰：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宋儒解之云：性即理也。要之善之至則理也。理之極則善也。推廣而說之，謂天下無理外之物，由是言之則善而已矣。何有惡乎？吉而已矣。何有凶乎？若本有惡則不可謂性善也。性本善而不有理外之物，則所謂惡出自何處哉？果理內歟？理外歟？吾儕小人也，請共行以就學校主人而正之。

理

西方義人問東魯君子曰：夫理者，依賴于物而後

有之歟？有君父而有忠孝，蓋是乎？有耳目而能視聽，蓋亦是乎？不依形而有之，不依事而存之，歟？若無此理，則無此事，蓋是乎？未有始有一物之時，有本有而後物生，蓋是乎？取彼則似爲義外也，取此則如向虛遠也。窮理之教，著於說卦，理義之悅聞之子與，雖然未得其實，故發此憤。今君子所居昔周公孔子之所治而教也，是以不辭東西之遠來，搢夫依不依之理，以欲窮焉。

吾聞朱舜浞

吾聞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以太禹之仁聖受重華之揖遜是有仁而得天下也而有竊后羿距禹孫大康于洛表仲康王相纒如綴旒既似弁髦遂廢相而自立為寒浞所殺後經四十年夏后殆將不祀自啓崩後羿浞專擅漸垂百年以禹之仁而其孫失天下何其早也以羿浞之不仁而取天下何其久也然則羿浞及後來王莽董卓之徒亦其子孫永不失國家而有善政有治教則揜先祖之惡以垂其統于後昆歟後昆雖不惡舊惡不可

掩如犀革曩南宮長萬也雖然小盜誅大盜封奈羿浞何奈莽卓何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及其去之也孔子稱其仁則可謂賢人昔堯崩舜避丹朱于南河舜崩禹避商均于陽城天下之人皆不歸朱均而歸舜禹於是即天子之位不亦盛德乎未聞武王避微子于天位也而封諸宋有慚德歟天下不歸微子而歸武王而後即位則後世有誰擬議之哉彼微子受其

鷦之封以就國他日祿父之謀雖微子豈無其意哉向不與比于同死則後與祿父同謀亦以為義乎非乎奈何

孔子之歎

孔子在川上嘆道化之無窮登泰山而小天下示是智仁之於山水其嘆有以哉然登龜山以詩詠非無憂也觀滄海之橫流傷周道之陵廢非無感也山水一也川陸一也聖人之嘆息不一何哉

鷦飛魚躍

鷦飛魚躍尋常之物而見者不疑取諸豈弟作人乃詩人比興之為精也而子思援之以為夫婦之道察於天地則高於詩深於比興此道之形而上者今為活物飛躍于目前不亦著明乎常人之所見與詩人之所指與子思之所察何無分哉願聞其高下淺深之所在

示賈飢百問下 正十餘字
問禮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五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問對五

示恕靖百問下

孔子之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割不正不食，或曰：「忍渴于盜泉，此事雖不經見，而不可謂無焉。」與世之恣口腹者異曰：「之談也。」雖然，當時士大夫并問：「人有饋孔子，則其物穿窬之物乎？盜跖之所樹乎？其所從來不可知之，則孔子亦受之歟？食之歟？悉皆察知其

為何物而后受之歟如何

子思其顏子之孝

顏淵在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顏淵不改其樂與仲尼疏食飲水曲肱之樂可謂合符雖然彼事其親也以如此之貧窶而乏甘旨之奉皆嗜好之志不能無憂也謂之憂樂一致乎後世如范仲淹尚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况於亞聖乎聖人雖有憂世之意然其所謂樂在其中歟奈何

歟奈何

制字之始

古人始指天則名曰天指地則名曰地未知其所起蓋有所以然之故乎非天下之至聖何得始立此名哉然則言語名稱出自自然歟有人為之歟吾聞名正言順聖人所貴也願聞名之權輿

制字之始

昔人製字有六書之法艸之象萌茂木之象波流所謂象形也日月圓缺之象亦然其餘母之生子聲之借韻偏傍之相並意義之同會此類皆在製

造之手是則所以字之爲滋也耶至于造心性字
此心此性本無形色臭聲之可見可聞則何以初
造此等之字乎與一大爲天止戈爲武之類不可
同例歟誰起倉頡于九原而問之

黃帝以來年數

仲尼叙書斷自堯舜雖然易繫稱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原夫羲農遠矣年曆不易知也漢武帝時
太史令張壽王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此
時單安國等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

與書王合卽是班志并記之矣漢最近古且知曆
而傳洽不乏人也而自黃帝以來年記已不惟造
則今亦不可算歟故聖人斷自堯舜以爲叙書以
此乎金氏通鑒前編起於堯亦以此乎未知黃帝
以來之年數所邵堯夫何在哉欲問上古事

稷契世系

書稱契爲司徒敷五教棄爾后稷播百穀皆舜臣
也大有功後世有天下而史記所載自禹至湯殆
四五百年自契至湯十餘世遂放棄改夏爲商信

是矣自棄至文武十五世歷夏商之際殆千二百
年何其十五世之主長壽而老後有子哉棄仕舜
爲農師故爲后於稼穡以有此號棄沒子孫繼爲
后稷者數世以來有不密公劉之繩繩綿綿歟索
隱既雖有此疑未決焉果是子張之紕繆乎

伯夷無後

無後者不孝之大也伯夷叔齊未聞其有後也孔
子稱其賢稱其仁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也太公
尊指之以爲義人縱使若人而無後則爲不孝歟

未有不孝而有仁有義者也未有聖賢而不孝者
也夷齊果無子孫乎有乎孤竹之不祀忽諸乎

太公不被稱于孔子

太公望之事孔子未嘗一言及之何哉詩稱尚父
鷹揚除此而外不有其名論語稱武王十亂其中
有太公雖然非孔子之言也說者之所斥也樂記
說武舞與孟子所云避紂之事僅僅晨星而已故
疑太公之不被稱于孔子也以有陰謀乎矢家云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雖然西伯豈用間哉豈爲陰

謀乎

敬

宋儒釋敬字尤注意於此言其所自則必稱放勛之欽恭天乙之聖敬文王之敬止周公之所不可不敬不為不多然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曰敬勝怠吉怠勝敬凶彼未及於此何哉太公述丹書之言以告武王故如六韜猶引此敬怠吉凶之教如何

執中

堯舜之執中見于論語虞書是以朱紫陽中庸序指授明矣前于此有帝侂之執中載於大戴記紫陽何不援之乎大戴之所記如何可皆廢乎司馬子長取之既著于五帝本紀則振古所傳稱不可捨歟

匪鑒如鏡

詩云我心匪鑒不可茹也道其真一而不改移也然後人輒以鏡喻心者曰不迎不將物來即照故先儒云聖人心如明鏡由是觀之所謂匪鑒蓋是及鏡索照者不相似乎願聞匪鑒與如鏡之說

心之出入
駱國公之論心也援仲尼之語曰出入無時無知
其知善哉范氏之女讀此語有云心豈有出入也
耶儒先聞而羨之謂此女雖不知孟子直而能知
此心願聞方寸有出入與無出入之說

左公穀

嘗聞三傳出而麟經晦非良有以乎哉左氏膏肓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宜哉紛紛不同也何爲定一
於聖經乎膏肓雖緩也藥達不能及也獨孫真人

得灸其穴墨守雖緩也雲梯不能攻也如孫吳何
廢疾是痿人不得起也柳子雖有起廢答然不可
及也然則經旨之晦果不得日星之炳焉耶足下
以真人之巧破左氏以孫吳之術拔公羊以柳子
之詞起穀梁庶乎其可也勿惜力惟幸願聞馨歎

四仲中星

堯典欽若昊天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
短星昴其股正其四仲以之也月令仲春日在奎
昏弧中且建星中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

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且觜觿中仲冬日在斗昏
東壁中且軫中按月令者呂不韋所記也蓋用秦
曆也自堯至秦殆二千年其中星之異同非不有
乏也自秦至于今亦且然夫仰觀天文者上古聖
皇所爲也後世天官已習襲久矣儒者亦何不欽
若也古今中星之於四仲其同不同蓋謹說焉乎
若夫天道遠則陶唐之欽若唯是敬授民時而已
耶

河源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崑崙禹本紀云河
出自崑崙此說放乎夫天下之百川悉歸于海尾
閭泄之焦石沃之故海水不增不減然水自東南
海回轉返本而濫觴于崑崙流出於積石是古來
輪回之說有在也靈均之所問柳子之所對亦是
皆無其意哉宋儒謂水若自東海還涌出于崑崙
導諸積石則天地生生之道幾乎熄矣生者自生
消者自消是造化之妙也不可謂水亦輪回也以
爲如何

春秋閏不書

有管窺蠡測於六經而環堵蕭然者客負笈而來
坐定東道問曰客亦見帝典乎讀春秋乎甚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成歲不是陶唐之政乎七
章無閏則四叙錯亂寒暑顛倒故置閏百王不易
之法也春秋者文宣王之聖筆也書年書時書月
書日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當有若干閏而不書
閏者春秋之法也而唯再書閏而已其餘幾閏皆
不書若夫閏筆則司曆存矣今不問之文宣王者

祖述堯舜則何不稱閏歟見禮于周則有閏月之
政事文宣王者憲章文武且曰吾從周春秋所記
亦周正也其再書閏他不屢書何哉

土階茅茨

衣馮翼之衣者班茅草而繙經書有貴介公子曳
紳裾而來訪曰予所讀者典謨之冊歟吾聞帝舜
闢四門則無凶人而有元凱其有宮室之美亦明
矣格于文祖禋于六宗則其有宗廟之富俎豆祭
器之備亦見矣觀古人之象繪繡十二章則其有

冠冕衣服之法亦著矣命告九官則其百寮之盛亦可以知焉雖然世所傳稱堯舜士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自奉甚卑薄殆與匹夫無以異也是豈韓非子輩戰國說客之所說為歟

許由

許由事不經見也太史公以堯舜授受之際最艱難歷試而疑之宜哉然所云箕山有由墓而傳其疑也今想堯欲讓天下于由者亦是莊子荒唐之說也於是後世隱逸長往之徒取之以為實遂謬

其高尚歟如高士傳隱逸傳之類皆好事者附會焉或曰許太岳之胤也出自炎帝其世衰矣由在下而已非匹夫也與虞舜側微何異哉不可謂此人歟如何

三仁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此三大臣之所為皆不同也而共稱之三仁則仁者亦有心迹之判歟且三仁之所處有難易淺深乎果無有乎若有之則仁亦有難有易有淺

與深者耶願聞其行事雖異而歸于仁而為一之故

孔孟一揆

春秋之法尊周而稱王以天下無二主而統于尊也故雖威文之霸稱侯稱小白重耳而且書卒雖吳楚之僭王而夷之唯稱子仲尼之崇周炳焉然孟軻勸齊梁之君以王如文武何如京師何何與仲尼之法其相悖哉以其言之不同而孔孟一揆豈有其所以然蓋告我來

祭祀鬼神

鬼神之意見于經者多端始就祭祀而言之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若神而有知則有可見可測也宜矣未可見歟神而不有知則自古聖人何設祭祀歟其有無也信疑相半矣吾子若有夜半前席之間何以應之

周公之禱

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之乃請命於先王於是武王瘳金縢所記如此夫以聖人禱兄之疾病得

不崩若然則前古聖賢何當君父之恙而禱之不
若周公哉周公獨有效而他人不獲效乎後世設
使如周公之事有之則必然乎凡常人所祈求於
鬼神亦爲如何

易象

童子趨庭庭即罷問曰學易乎易是天道性命之
書也羲文有畫有象而秘天機仲尼泄天機於三
絕之書編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而大喜此時仲
尼之詞未之有也而宣子獨喜之子貢曰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天道性命之理備於易今生乎
季世見宣子之所未見聞子貢之所未聞幸哉太
公散宜生之所聞未必不及伊尹萊朱之所見也
童子努力

秦伯箕子

孝經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孝子金身而歸之
然太伯逃荊蠻斷髮文身而變于夷則不善歟與
出喬入幽相似歟孔子曰微管仲其被髮左社禮
云被髮文身戎夷之俗也然箕子佯狂被髮卒之

至於逃入朝鮮或斷髮或被髮皆居于夷或稱至德或列三位且以爲明夷吾儕無以爲不疑乎

紅紫之服

詩云彼已之子不舞其服故君子紅紫不以爲褻服且惡紫之奪朱也紅紫近于婦兒之服故不爲褻服況禮服乎以間色故後人至與蛙聲並稱也而一說云紅紫者色之貴者也齊桓公尤尚之是所以紫敗素之說在焉天文紫垣象于帝居亦是已君子以其尊貴之色故不以爲褻狎之衣服也

存二說請居其一

歌哭不同曰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宋諸君子自明堂退欲吊溫公伊川以爲歌哭不同且不可以吊也東坡謂孔子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於是而有從伊川者有黨東坡者不識今誰適從

喻義喻利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陸子靜訪白鹿書院時因朱文公之求爲講此章其論辯切中當時學者

之病蓋自科舉場屋以至於所欲君子小人所常
習則易喻也太槩如此文公歎幾之然集註不採
陸說何也想夫其所嘗言不相合者猶未消釋歟
以為奈何

易簣結纒

曾子子路之學術置而不論唯其易簣結纒之勝
劣有之乎不有之乎死生亦大矣不能為之變動
若自匪平素工夫之效驗焉至於斯哉利害禍福
來于前則駭而况於死生乎易簣與結纒以為正

歎以為勇歟學者所宜謹也

漆雕曾點閔損

漆雕開之不能信也曾點之風雩詠歸也仲丘一
則悅之一則與之然則二子同聖人之志者乎程
子皆稱其見大意閔子騫薛季氏有汶上之答若
使其不仕者見大意則子騫最可見矣程子曷為
稱點開而不稱子騫乎抑又二子所見果何事

凱風姜里

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涼于滌風何為聖善

哉先儒以韓子袁里操合看之有云臣罪當誅兮
天王聖明程子讀之曰能道出文王心來其文王
有何辜而當誅乎商受有何德而聖明乎文王我
師也程子豈欺我乎予之於母也臣之於君也責
已而不見它非歟如何

復讎

禮兄弟之仇不弔兵若奉君命而使於四方遇塗
于仇則如之何哉欲報深逢之仇乃辱專對之職
不矢行人之事爭全天倫之道同氣連枝豈不能

忍也奉命飲冰之所難廢矣方是之時也孰用捨
焉

文房四友

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由是見
之則筆與刀及策板簡牘久矣仲尼好易漆書三
滅雖不見于經而似有墨亦久矣獨硯有之乎無
之乎漆云墨云何無所受之也俗傳有仲尼之硯
是後世之所稱乎文房四友所起如何

玩物喪志

書曰玩物喪志是召公以旅獒故所訓戒武王也
後來明道先生以之告謝良佐良佐汗流浹背即
棄擲所藏之硯語曰游於藝集注云玩物適情謂
之游其玩物一也喪志與適情之不一何哉學六
藝者或曰游或曰玩何為喪志歟物果可棄乎可
不棄乎

好古反古

仲尼之斷書則虞夏商周且曰信而好古又曰好
古敏以求之其平生語今則每不有未援古而歎

乏者况祖述之乎古之為古也不亦善乎雖然中
庸載仲尼之言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裁及其身也曷為其今之是而古之非也今之為
今也不亦宜乎若以從周為是則其所祖述并夏
時殷輅韶舞之類乃不是歟果其是也則古之與
今請定于一

匡人桓魋

孔子畏於匡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包周身之

防知它之不克害之最昭昭矣雖然孟子述此事
有云宋桓司馬將弔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一則曰
天生德於予一則曰微服而過既知無如予何則
何以微服為哉蓋其盡人事而天理天命有在歟
匡人與向魍之不能害之雖已知而其微服而過
亦何哉

五德

三王所上之文質與色每代不同其見於經者明
矣然則伏羲木德已來郊金火德所由有之乎或

曰鄒衍始唱五德而後劉歆敷演之殆不可信也
三代既有所上之色則有其所以之德之次序乎

即位

春秋之法君踰年即位周書顧命康王之誥以為
成王在喪康王即位是一日不可無君也故不即
位無定民心也然堯三年喪終舜即位舜三年喪
終禹即位由是見之間歲不有君乎嗣君之改元
在何年乎天子諸侯之事大也可以講究

水火陰陽

洪範曰水曰潤土火曰炎上自然之性也而或浸
灌溉田之利或決堤漂溺之害或民生日用之物
或至石俱焚之災亦是自然耶非耶譬諸物理則
自然之理亦有善有不善乎陽有君子之象陰有
小人之象復又不自然乎不可不共無也雖然聖
人作易垂柳陰扶陽之訓戒則為善不為不善之
教即是脩道謂之教者歟不識謂何

仁非知覺

孔門以未仁為務其道大哉談何容易是南軒著

洙泗言仁錄晦翁章句集註中往往致思以此故
也先儒取手足痿痺麻木為不仁之義而譬之則
惻隱休惕與知覺無以異歟痺病疾痛切於我身
亦言知覺也然則所謂致知所謂良知亦是在仁
中乎仁不外知覺則惻隱亦與是非之心無以異
歟庶乎聞夫仁不為知覺而智獨為知覺之說

君父 洪議

有輕薄子詒讀書之人曰生舜者瞽叟也成舜者
帝堯也以天下讓舜者亦堯也欲害舜者瞽叟也

不以天下而換父者舜也舜之情孰輕重於堯與
瞽叟之恩孰為之義孰淺深於君與父之道孰為
之祭祀孰厚薄於君與父之禮歟或若以之可擬
議後世趙宋濮園之不決乎

所生所養 蕭綜

陟隍之人問舍館之老曰禮有所生有所養若無
所生則無此身然既棄之即為土故無所養則不
育長二者恩不可無厚薄也且既收養既繼世則
與尋常可以異矣然未聞令尹子文厚於乳虎而

薄於若敖也况有如蕭綜以己血試枯骸而不共
戴天乎雖然誕時早棄後父子不相知而唯可恃
怙者獨有所養之人而已則為人之子者何以處
焉

克己由己

晚近雛兒粗知文字者問閩儒曰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集注謂克己之己
私欲也由己之己我也聖人一言一章之內不可
若是字義不同也二箇己字共一義也則克己猶

云勝我歟自克謂之剛也或謂之無我之說亦可乎何其一句一答之間字義相異耶何氏邢氏說亦不可廢乎姑存一說亦可乎

屢空

口乳之書生議宋儒曰論語回也屢空集註以爲空匱也言貧也然孔子之絕四_三是空也空空如也是虛也有若無是虛也故先儒以竹虛中比回之屢空者亦有之程子曰心本虛_三朱子曰心之虛靈夫皆崇其虛如此然獨於回之屢空不言虛心

而言空之哉我雖口尚乳臭不能無疑

蘭

易翼云二人同心其臭如蘭春秋傳云以蘭有國香然則蘭之爲芳草明矣三閭大夫佩芳草叙秋蘭栽之九畹是慕其香也後人有春蘭秋菊之說則此草于春于秋共有之乎且蘭有數種澤蘭居其一矣易春秋及三閭之所云者何種之蘭乎古人爲爾雅之學有陸佃羅願及張揖陸璣之輩然九原不可起也山谷所愛亦是何種草歟

梅

詩之詠花者所謂桃李棠棣舜英乃至溱洧之勺藥不爲不多然於梅而不言花與香唯言其味所謂說命之鹽梅內則之梅諸皆以爲鼎實所謂標有梅言其實終南有梅言其樹且楚之騷人採衆芳以比況焉者亦多多矣獨不及梅也此花蓋古不芳而後世有香歟何不稱于古而顯于後世哉然則始詠梅花者誰歟孔子曰毋識鳥獸草木之名我多乎哉請自梅花始

梅酸

洪範次五行木作酸居五味之一夫終日言蜜而口不甘言葷而喉不辛言鹽而舌不鹹言茶而牙不苦獨言醋則口生津望梅則慰乾渴其故何也以五味之始故歟於梅酸則或見之或聞之或言之而後速走肝故乎雖然其受和則是五味之本乎終日言蜜言飴而口腹未曾有甜味也唯其梅乎亦嘗之先覺請問諸知本草如樓護之輩而試之歟易牙不肯知也

玄黃

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其曰蒼曰青曰蔚藍則非正色也遠而所見無所至故也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故朱仲晦謂夜半黑宰宰地即是天之正色信哉其為玄矣不亦著明乎今見天下之土壤為壚為埴為墳為塗泥如禹貢所記而徃徃有五色又有間色錯焉未見其實一歸于黃而定也若謂百卉葉落歸根時已黃也則唯見已黃而朽腐為黑未可謂片落葉在地皆黃焜歟願聞地黃之

驗徵

何人斯

何人斯篇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是暴公讒蘇公蘇公刺之之詩也讀其詩未見其刺之之詞意也詩雖尚詞而善者去詞又雖尚意而善者去意二者共去則詩焉在哉夫掌筮初其終酸食茶始若後其詩亦如是乎使暴公聞此詩未嘗指斥也然非暴公其誰哉外雖不怒而愧于中以死歟吾聞之南谿之野客野客聞之解頤先生今願聞其去

詞與意而詩猶有在

采芣

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不言其樂其樂在其中
南有樛木南山有臺之樂唯君子顯言其樂所言
之樂不如所不言之樂者然則其意在言外與在
詞語必有分歟若夫在意外者亦如何哉縱不及
于切磋與禮後而當言詩者不可不知也此旨趣
吾聞之竹溪之林氏林氏聞之副墨之子歟今請
聞芣苢之所以有其樂

鄭衛

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樂記
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其刪正其詩列鄭衛
衛鄭于國風有男女相悅之作有潘奔之詠何為
不放乎不可不疑也何為不刪乎不可不擇也後
世於男女之詩曰情曰閨怨曰艷詞曰風懷縮鞞
之者載諸各集蓋是取例于鄭衛之潘風者乎其
為教如何

以上百問怨靖悉皆作之對載在別記

書百問後示恕靖

尚書述帝巡狩而東岳以卞曰如初曰如成禮左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何不曰謂乳爲穀謂虎
爲於菟乎是古人作文之簡易也後代極古者比
比皆然不可勝數項聞二林吹填簾於書堂磨瓊
瑰於咳唾不亦可乎然有笑于列者執于靈纂于
雪不爲不勤其間剽掠偷竊有所不免卑俗繁冗
非無可厭或似註疏解釋乎或如抄錄殘曠乎譬
諸探珠者唯得鱗甲逐鹿者唯採皮毛也耶文已

如此理亦且然夫文也者言之所筆也言也者意
之所畫也無文則何以知言與意哉聖人言語在
于六經六經之文置而不論世之執簡者有詳有
略有繁有簡有質有華有拙有巧有俗有不俗此
等之類亦不可勝數讀歷代諸大家之言可以見
焉卽今以往益可致思歟言未既赤縛公突出曰
卿曹欲探珠乎我今登禹門三級擎雲而飛還我
示明珠唯庶幾莫買其瓊也至其成也則伯仲之
庭彷彿麋麋之靈固乎何逐哉何原鄭蕉之夢

乎時有猪一肢贈庖丁者雖陸賈擊鮮不能過也
團樂而食之孔子曰鮮能知味伯仲其知味哉文
亦有味道亦有股肱呼旨乎哉理義之悅我心也
書之規以遠大

庚辰十月十三日

時先生五十八歲恕二十三歲靖十七歲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目錄

問對六

再示恕靖問條 十四件

又示憲靖問條 十三件

任筆百問 闕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問對六

再示慈靖問條十四件

再示慈靖問條十三件

再示慈靖問條十四件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三十六目錄

問對六

再示慈靖問條十四件

帝乙

見稱帝乙歸妹或曰帝乙湯也或曰湯之孫之孫也或曰紂父也故說者紛紛有援尚書所謂自成湯至帝乙明德慎刑者有引鄭國公主銘云帝唐降女天之歸妹者有據左傳所謂云微子啓帝乙之元子者唯一帝乙也而為商之三君之名不知

孰是

巳日乃孚

革卦曰巳日乃孚王弼謂即白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止也朱子發謂戊巳之巳音紀十干自甲至巳然後庚者革改也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或曰十二辰自子至六陽數極變而之陰於是為午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改也吁聖人之語不有如是之多說也何後學之穿鑿也哉古人云九師立而易道亡良有以哉巳之字義請定於一

陽貨

孔子於陽貨不欲見之而當蘄蒞時曰蒞仕及其偷竇主太弓春秋書盜不書陽貨何其前後甚異哉韓退之修順宗實錄載李實事多不善誠可惡焉及作實行狀而甚褒賞之不可惡焉何其實下人似二人歟吾子須辨之

貨財

夫貨財久矣有虞有贖金之法禹貢列金三品貢金九牧以鑄寶鼎洪範八政二曰貨不亦久乎然

金主之爲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何有用於人哉？希者貴，羨者珍，故乎其存於古今而所貴者必有以也。邪？非天下無用之物，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故假之則無用之爲有用也，明矣乎？然既不可以食，又不可以衣，則無用也，其有用于世也何哉？故務本者不以爲寶，唯衣食而已。請聞貨之有用。

利

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然孔子爲政則曰：富庶。孟子論王政則曰：井田而細之。至于曰：五母蠱五母。

雞不可曰不言利也。若不然，與王衍曰：阿堵物何異哉？孟子不然。聖人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以義爲利者是歟？故聖賢之言利，不爲私也。不爲桑弘羊也。不言利爲公也。不爲王衍也。聖賢或言利，或否。否者常而言者少。故曰：罕言利以其有害故乎？有聞於列者，撰進曰：乾四德之有利，何也？與向所說異歟？同歟？果同於以義爲利歟？

河圖洛書

顧命有河圖，不有洛書。孔子曰：河不出圖，不曰洛。

不出書故河圖洛書不相關涉也然劉歆曰河圖
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是歆之鑿空
撰出歟何所據哉且夫箕子對武王唯言天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而不言洛書龜文之事河圖
自河圖爾洛書自洛書爾何以圖書爲經緯卦疇
爲表裏乎雖然宋儒或有取此說而合并易與範
以論之者吾亦半信半疑吾子以爲如何

易理數

程子作易傳主於理康節論易主於數而謂伏羲

畫卦時乾坤本位南北也六子亦各有其位是先
天也文王重卦時易其位是後天也引說卦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之言以證之爾來學先夫而主數
者本於邵康主義理而據經者本於程及于朱子
作本義啓蒙兼程邵以說理氣象數可謂本成然
其答王子合所問則曰康節說易有附會穿鑿故
不深注意而當闕之雖朱子亦有此言則後世謾
聞膚淺者何以辯決之乎吾想其理則數在其中
夫易示吉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然則程子之學

純而正乎而邵欲授數于二程二程不肯明道嘗
曰彼下倍之數也他日有人問乃曰我忘之實忘
乎不欲記之乎願聞先天後天之說

三月不違仁

胡德輝問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
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
子亦有說矣龜山答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夫惟仲尼之知顏子也
是已乎猶又有說歟

桓公子糾

桓公者公子糾弟也諸書所稱先儒所說皆有據
焉春秋書子糾書糾未必見其為桓弟之義也以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而并按之則以為如何獨
程子据漢書所云齊桓殺弟乃曰桓公兄也子糾
弟也范祖禹朱文公從之韋昭注漢書曰不言兄
諱之也請聞其孰兄孰弟之的實也

荆公詩說

三百篇詠蟋蟀者多矣王氏字說云蟋蟀陰陽帥

萬物以出入至於蟠蟠其率之為悉此蟲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況焉楊中立曰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必非蟠蟠所能帥也彼嘗有云波者水之皮也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執抑何不服哉而涪皤云談經用蕪說束桑諸儒傳溫觚雖有罪未泯灑九縣蓋言非荆公罪諸儒穿鑿遂失其原本此等之說果如何

孔顏之退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舊說以終日不違為句朱子載延平說於集註以不違如愚為句實可乎但其退者似不盡釋也孔子退乎顏淵退乎請聞其釋

雲龍風虎

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孔氏孝經序龍吟雲興虎嘯風生蓋龍致雲虎致風歟抑亦雲起而龍從之風出而虎從之歟古人禘雨則有祭龍乎故曰象龍致雨亦是油然之雲所使沛然滂沱者耶

君陳

周書所謂君陳不知誰之子故漢孔氏傳唐孔氏
疏共以為成王之臣獨鄭玄以為周公之子也玄
學出首馬融有何所據而云然乎蔡九峯集傳亦
不一決而今欲定君陳為何人也

鴻雁

詩有鴻雁篇禮大夫摯雁王氏字說云大曰鴻小
曰雁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而大夫摯此者以
知去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

則能以其智興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
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
也彼以大小雅為烏鴉字亦是類也耶然黃庭堅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何其鑿也以鑿為妙
處乎孟子曰惡智為其鑿也

又示恕靖問條 十三件

叙事繁省

張蒼年老口中無齒或曰張蒼老無齒卻克聰季
孫行父秃孫良父跛公子手僂齊使跛者逆跛者

禿者進禿者，聒者進聒者，儻者迎儻者，或曰：卻克
聒季孫行父，禿孫良父，跛公子，手儻齊使，各以其
類進，叙事之法，用字有繁有省，右二件省，與繁孰
愈，須言其所思。

山更幽

王文海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上句靜中有
動，下句動中有靜。本諸詩所謂蕭蕭馬鳴，云爾至
于少陵，有云：伐木丁丁，山更幽。亦是動中之靜也。
而王舒王云：丁鳥不鳴，山更幽。此等之句，蹈襲乎

反案乎欲聞其優劣

評詩色香

掌聞有評詩者，至于山谷簡齋詩法，有云：有色而
無香，有香而無色。譬諸花如此，歟。此二者者，詩家
之長也，而未能兼有色香。何哉？願以色與香之品
級而告來，誰謂今日不有鍾嶸胡仔之輩。

巫猿衡雁

唐高適云：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元
交趾王云：衡陽雁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二峯。是

蹈襲者乎偶然相似者乎知而故爲之乎未知其
優劣庶乎還我具詩人下隻眼

春夜花月

半山詩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眉山
詩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二公爲宋
之大家其寫春夜花月之光彩不亦奇巧乎優劣
如何

馬上續夢

眉山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始驚此

起句甚奇其後見唐詩而王駕既有此句云馬上
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其形容曉行爲切矣坡老非
詼人啞涎者偶然相同歟若步驟之歟下句孰其
甲乙哉

君復梅詩

林君復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膾炙人口久矣別有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
落忽橫枝亦是好詠梅花未識此二章孰被用捨
於具眼

簡齋墨梅

陳簡齋墨梅詩意足不采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
臯又云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縈塵染素衣此二
篇有優劣乎願聞眼語果以朱文公所云而決之
否

萃巖餅餌

蘇和仲云春晴雨過羅紈膩隻隴風來餅餌香評
者曰見郊思時夜見彈思鴉炙亦太早計且譬諸
浮屠頓教萃巖日照高山故本朝禪林風月之徒

推之云萃巖餅餌此評然乎又此詩之例有之乎
待示諭耳

太伯

聞太伯可謂至德則仲尼之語也後世執簡者以
本邦為其苗裔俗所稱東海姬氏國之類何其誕
哉本邦元是靈禰之國也何故妄取彼而為祖乎
嘗有一沙門修日本紀以太伯為我祖神者時天
子怒其背朝儀遂火其書竇乎否乎至若伊勢內
宮揭三讓以為額亦是誰所為歟

孔子浮海

聞孔子曰乘桴浮海又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按范史云東方有君子之國三善相公以為日本國是也仲尼浮海居夷焉不可知其來於本邦哉以世考之則丁于懿德帝之馭寓也所謂君子者指懿德歟我朝儒者之所宜稱者也鄉曹益言諸

逸書

朝歸來貞使表請曰及聞徐福來日本時齊先秦

之書以徃故歐陽脩詠日本乃詩有云徐福徃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想夫其科斗篆字之典謨訓誥并諸經傳亦有之乎使臣幸觀國光所望請者許一窺其古書何幸加旃平生所念在茲今表請以聞不堪懇款之至

居諸

箕子國聘禮使

日本國玄蕃寮下

王仁論語

百濟國人來貢于其本朝居之鴻臚館時其人

請望于菅江之門其詞云
弁韓信使私致書日本國大學寮曹司昔聞弊邦
使佻王仁持論語來于貴國仕應神帝為博士蓋
以世而記之當于西晉之初其所齋獻其論語白
文而已乎魯歟齊歟柳古歟漢儒訓說平何氏集
解乎行于今世者文字有小異故願見焉曹司為
貴國儒宗想須傳受有在請其示諭

書月廿日 弁韓國信使其致書

日本國大學國子監曹司

以上三卷百問及問條二十七件所示恕靖
也 先生或稱二木子或稱老林又稱大林恕
稱仲林靖稱叔林共設詞擬問對之體也合
編之為一書號曰攻堅從容錄取諸學記之
語也 寬永十七年
庚辰之冬

任筆百問 關

丙申之歲所以作未脫藁而雇丁酉之災

丙申之歲...
 益華...
 文...
 論...
 月...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